

蒙塔巴诺警长
探案系列



八月炙热

[意大利]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 著
张莉译

新华出版社

THE
SUNSHINE
BOOK



九月出版

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

八月炙热

[意]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 著

张莉 译

LA VAMPA D'AGOSTO

Andrea Camilleri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月炙热 / (意)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著; 张莉译.
--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7.12 (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)
ISBN 978-7-5166-3714-2

I. ①八… II. ①安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意大利-现代
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94544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6-2579

La Vampa d' Agosto by Andrea Camilleri
Copyright © 2006 by Sellerio Editore, Palermo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

八月炙热

[意]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 著 张莉 译

选题策划: 黄绪国	责任印制: 廖成华
责任编辑: 高映霞	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、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、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臻美书装

印 刷: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0mm × 185mm 1/32

印 张: 7.5 字 数: 160千字

版 次: 2018年3月第一版 印 次: 2018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3714-2

定 价: 36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

蒙塔巴诺
警长探案系列

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

- ◎ 水的形状
- ◎ 偷零食的贼
- ◎ 悲伤的小提琴
- ◎ 丁达利之旅
- ◎ 夜的味道
- ◎ 变色海岸线
- ◎ 蜘蛛的耐心
- ◎ 纸月亮
- ◎ 八月炙热
- ◎ 天蛾之翼
- ◎ 沙子跑道
- ◎ 陶工之地

他睡得很熟，仿佛连开炮声都吵不醒他。不过，可能也用不着大炮，几声电话铃就够了。事实证明，的确如此。

如今，文明社会的人（哈！）在睡梦中听到开炮声时会理所当然地将它当成雷声或者炮仗声，抑或是住在楼上的人搬动家具的声音，之后又会昏昏睡去；而听到电话铃声、手机铃声、门铃声时可就不是这样了，对文明社会的人（哈哈！）来说，它们是召唤的声音，他别无选择，只能立即从熟睡中醒来应答。

蒙塔巴诺不得不从床上爬了起来。他看了一眼时间，然后朝窗外望去。今天肯定非常热，他猜。他走向餐厅，接起了电话。

“萨尔沃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已经给你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了！”

“抱歉，利维娅，我刚刚在洗澡，没有听到。”

今天的第一个谎言。

他为什么要那么说呢？因为他不好意思告诉利维娅自己刚刚在睡觉？还是因为他不想告诉利维娅她吵醒了他，免得她尴尬？谁知道呢。

“你去看房子了吗？”

“利维娅！这才八点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就是着急知道房子的事怎么样了。”

事情发生在大约两周前。当时，他不得不告诉利维娅，计划有变，他整个八月都要待在维加塔，因为米米·奥杰洛要处理妻子家里的一些琐事，不得不提前开始休假。不过，好在计划的改变并没有像他所担心的那样导致特别严重的后果。利维娅非常喜欢米米·奥杰洛和他的妻子贝巴。虽然她也有些小抱怨，但蒙塔巴诺觉得这事总归有个头。但他错了。大错特错！第二天晚上，利维娅打来电话，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要求。

“我想马上在附近找一栋房子，两室一厅，靠近海边。”

“我不明白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待在马里内拉的家中呢？”

“你蠢啊，萨尔沃，你什么时候能用点儿心？房子是为劳拉一家三口预备的。”

劳拉是利维娅最好的朋友。利维娅的喜怒哀乐都会向她倾吐。

“他们要来这里？”

“嗯，你介意吗？”

“怎么会。我觉得劳拉两口子人都非常好，你知道的。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天哪，只是太烦人了呗！

“我希望我们单独相处的时间能多一些，就我们两个人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

这笑声就像《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》里的巫婆的笑声一样。

“什么事情这么好笑？”

“什么事情这么好笑？你知道的，最后肯定就只有我一个人。只有我自己，没有别人！谋杀案发生那一周，你没日没夜地待在局里！”

“好了，利维娅。现在是八月份，这么热的天气，就算是凶手也得等到秋天再行动呢。”

“这是笑话吗？我是不是该笑一笑？”

于是，在“不靠谱”的坎塔雷拉的帮助下，他们开始了漫长的找房之旅。

“长官，我找到您想要的房子了，在皮佐佩恩城外。”

“但是皮佐佩恩离海有近十公里远呢！”

“那倒是，不过，那附近有一个人工湖，凑合一下吧。”

之后的事情是这样的：

“利维娅，我找到一栋非常不错的小公寓，就在……”

“小公寓？我应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想要一栋房子！”

“呃，公寓也是房子呀，对不对？不然还能是帐篷吗？”

“不，公寓不是房子。你们西西里人总是分不清，总说公寓是房子。但是，我说我要房子，那就是房子。还用我说得再清楚一点吗？我想让你找的是独栋别墅，独门独户的那种！”

眼前这位维加塔的房产中介不禁大笑了起来。

“什么？七月十六号过来，八月一号入住，还是海景房？早就租出去了！”但是，他们最终还是让他留下了电话号码。如果碰巧有人在最后一刻取消了预定，他们会通知他的。就在他不再抱有任何希望的时候，奇迹竟然发生了。

“您好，是蒙塔巴诺警长吗？我是奥罗拉房地产公司的。海边有一处很好的小别墅空下来了，是您要找的那种。别墅位于马里纳蒙泰雷亚莱的皮佐区。您最好尽快过来，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下班了。”

虽然满腹不解，但他还是赶紧冲向房地产公司。从照片来看，那就是利维娅想要的那种房子。于是，他与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卡雷拉先生约好，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去看房。别墅位于蒙泰雷亚莱，与马里内拉相距不到十公里。

蒙塔巴诺清楚地知道，虽然去蒙泰雷亚莱只有十公里的路程，开车去只需要五分钟，但要是赶上路不好走，两个钟头也能砸进去，更别提酷暑当头了。简直太糟糕了！但是没办法，利维娅和劳拉非要这样，自己也没有其他的法子，只能照办。

第二天早晨，蒙塔巴诺一上车，卡雷拉便开始说个不停。他从最近的说起，说这套房子本来租给了一个名叫雅各利诺的人，他是克雷莫纳的一名银行职员，之前已经支付了定金。但就在昨晚，雅各利诺打来电话说他丈母娘发生了意外，所以暂时不能离开克雷莫纳。之后，中介便立刻给蒙塔巴诺打了电话。

接着，卡雷拉先生开始讲述这套房子的历史。他把全部细节都告诉了蒙塔巴诺，包括建造的缘起和过程。一位名叫奥杰洛·斯佩恰莱的七十来岁老人，出生在蒙泰雷亚莱，后来移民到了德国，一直在德国工作。大约六年前，他决定为自己建造一栋房子。最终，他和他的德国妻子选择回到家乡，盖了这栋房子。他的妻子名叫古德龙，原本是个寡妇，还带着一个二十一岁的儿子，名叫拉尔夫。

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之后呢，奥杰洛·斯佩恰莱和继子拉尔夫一起来到蒙泰雷亚莱，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寻找合适的位置。最后，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位置。买下这块地皮之后，他去见了开发商斯皮特雷利先生，让他帮忙策划房屋的建造工作。等了大约一年的时间，房子终于完工了。在这期间，拉尔夫一直和他待在一起。

然后，他们回到了德国，打算将所有的家具和其他东西全部运到蒙泰雷亚莱。但是，期间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因为奥杰洛·斯佩恰莱不喜欢坐飞机，所以他们坐的火车。到科隆车站的时候，斯佩恰莱先生发现继子不见了，他本来一直睡在上铺。拉尔夫的行李箱还在包厢里，人却没了踪影。值夜班的乘务员说没有看见任何人在前面任何一站下车。总之，拉尔夫人间蒸发了。

“找到他了吗？”

“警长先生，您信吗？他们再也没有找到他。从那以后，没有人再听说过那个孩子的消息！”

“斯佩恰莱先生在这栋房子里住过吗？”

“关键就在这儿！他从来没在这栋房子里住过！可怜的斯佩恰莱先生，继子失踪之后还不到一个月，他就从楼梯上摔了下来，头部摔伤，不幸身亡！”

“那二婚的古德龙太太呢？她来这里住过吗？”

“没有了丈夫和儿子，她还来这里干什么呢？可怜啊。三年前，她给我们打电话，告诉我们她要把房子租出去。从那以后，这房子一直外租，但是只在夏天出租。”

“为什么不全年出租呢？”

“这房子太偏了，警长先生。您可以自己看看。”

房子的位置确实很偏僻。要想到这里，需要下省道，转到一条杂草丛生的山路上。那里只有一栋乡村小屋，还有一个连乡村小屋都算不上的窝棚，再就是它了。那里根本没有树木和植被，烈日毫无遮蔽地灼烧着大地。它坐落在一片很大的山丘顶部，到达房子所在之处后，视野开阔，景色宜人，令人兴奋不已。向下俯瞰是一片金色的沙滩，沙滩向两侧延伸，上面零星点缀着几把遮阳伞；向前方望去是广阔而清澈的大海。房子只有一层，内有两间卧室，主卧有一张双人床，次卧是一张单人床。客厅十分宽敞，透过窗户便能看到碧海蓝天。厨房相当大，冰箱也很大。连卫生间都有两个。阳台非常棒，十分适合室外晚餐。

“我很喜欢它，多少钱？”警长问道。

“是这样的，警长先生，我们出租房屋通常不会只出租两个星期，但因为是您……”

他说出的数字像是当头一棒，但蒙塔巴诺并没有什么感觉。毕竟，劳拉不差钱，她还在资助意大利南部的穷人呢。

“我喜欢这儿。”他重复道。

“当然了，还会有一些额外的项目。”

“统统不要。”蒙塔巴诺可不想被耍。

“那好吧，好吧。”

“怎么去沙滩呢？”

“这样，你们可以穿过阳台上的小门，大约走上十米，有一个小小的石头阶梯，从那里可以去沙滩，也就五十级台阶吧。”

“能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吗？”

卡雷拉有点儿困惑。“您用半个小时……”

从他看见那片海开始，他就想去潜水。那片海吸引着他，他想好好游个泳。于是，他穿着泳裤下海了。

回来的时候，他的身上已经干了。往回走的过程中，太阳早就晒干了他的身子。



八月一号早晨，蒙塔巴诺去巴勒莫机场接利维娅、劳拉和她三岁的儿子布鲁诺。劳拉的丈夫圭多随后会单独坐火车越过海峡过来，带着一辆汽车和行李。布鲁诺活泼好动，坐着两分钟不动就是他的极限了。劳拉和圭多有些担心，因为这个孩子至今还不会说话，只会用手势比画。他不像同龄人那样喜欢乱写乱画，搞破坏倒是一把好手。

他们来到了马里内拉，蒙塔巴诺家的保姆阿德莉娜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午餐。不过，他们到家的时候，阿德莉娜已经离开了。蒙塔巴诺知道，利维娅在马里内拉这半个月的时间内，他不会再看看到阿德莉娜了，因为利维娅和阿德莉娜很讨厌彼此。

圭多在下午一点左右才姗姗来迟。他们吃过午饭后便启程前往租好的别墅，蒙塔巴诺开车载着利维娅在前面带路，圭多开车载着他的家人跟在后面。劳拉看到房子之后，兴奋地拥吻了蒙塔巴诺。布鲁诺也很兴奋，做着手势示意想要投入这位警长的怀抱。只是，当蒙塔巴诺将他举过头顶时，这孩子却把糖吐到了蒙塔巴诺的眼睛上。

他们一致认为，明天早上，利维娅可以开着蒙塔巴诺的车来看劳拉，而蒙塔巴诺可以坐警车去上班，那样的话，利维娅可以在这里待上一整天。警长晚上下了班，可以让人开车载他到皮佐，见面后大家再决定去哪里吃饭。

这在警长看来是个完美的方案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他就可以在恩佐的餐厅尽情享受一个人的午餐了。



第三天早上，这栋位于皮佐区海边的房子就出现问题了。利维娅去看劳拉的时候发现房子里完全乱了套：衣服都被从衣橱里扯了出来，堆在阳台的椅子上；床垫被推到了卧室的窗户跟前；厨房里的餐具散落在门口的停车区。布鲁诺光着膀子，手里拿着橡胶软管，正在朝衣服、床垫和床单喷水。看到利维娅后，他将水喷向利维娅，但利维娅躲开了。劳拉躺在紧挨阳台墙面的躺椅上，一块湿毛巾敷在额头上。

“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你进过房间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从阳台往里看看，但是小心点儿，别进去。”

利维娅穿过阳台的小门，向客厅望去。

首先引起她注意的是地板，几乎都黑了。然后，她发现地板似乎在动——朝着四面八方移动，除此之外，并没有其他异常。不过，她已经知道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了。她尖叫着跑出阳台。

“是蟑螂！成千上万只蟑螂！”

“今天凌晨，天快亮的时候，”劳拉吃力地说道，“我起床喝水，然后就看见了它们。但当时还没有那么多……所以，我叫醒了圭多，试图赶走蟑螂，但我们很快便放弃了。客厅的地板居然裂开了，它们全都出来了……”

“圭多现在在哪儿呢？”

“他去蒙泰雷亚莱了。他给市长打电话了，市长人很好。圭多随时可能回来。”

“他为什么不给萨尔沃打电话？”

“他说他不能因为一些蟑螂就给警局打电话。”

大约十五分钟以后，圭多回来了，后面还跟着一辆车。市长派来了四名灭虫人员，带着毒罐和扫帚。

利维娅将劳拉和布鲁诺带回马里内拉，而圭多则留下来负责消灭蟑螂，打扫卫生。下午四点左右，他也到了马里内拉。

“它们直接从地板的裂缝中钻出来了，我们喷了整整两桶灭虫剂才消灭了它们。”

“不会再有裂缝了，对吗？”劳拉满腹怀疑地问道。

“不要担心，我们仔细检查了四周，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，我们可以安心回家了。”圭多安慰道。

“它们怎么就都出来了呢？”利维娅插了一句。

“一个灭虫员解释说，这房子到了晚上可能会发生不易察觉的移动，导致地板裂开。然后，生活在地下的蟑螂就出现了。可能它们闻到了食物的味道，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出现，这很难说。”



第五天，第二波入侵来袭。这次不是蟑螂，而是小老鼠。那天早上，劳拉刚起床就看见十来只小老鼠，个头非常小，甚至有点儿萌。不过，劳拉一动，它们便快速穿过落地玻璃门，窜进了阳台。她在厨房里还发现了两只，正在啃面包屑。与大部分女人不同，劳拉并不是特别害怕老鼠。圭多又给市长打了电话，然后开车去了蒙泰雷亚莱，回来的时候带着两个灭鼠器、二两干酪和一只红色的猫。红猫很兴奋，也很有耐心，应该说特别有耐心，因为它从不主动发起攻击，直到小布鲁诺突然想要挖出它的眼睛时，它才有点儿要反击的意思。

“怎么会这样呢？第一次是蟑螂从地板缝隙里爬出来，现在又是老鼠。”上床后，利维娅问蒙塔巴诺。

利维娅光着身子躺在蒙塔巴诺身边，他这会儿可不想讨论啮齿类动物。

“唉，这房子都一年没住过人了……”他敷衍道。

“劳拉一家搬进去之前应该先打扫一下房间，消消毒什么的。”利维娅说道。

“我已经做过了。”蒙塔巴诺说。

“做过什么？”利维娅有些疑惑地问道。

“彻底清洗。”

他亲吻了她。



第八天，又来了第三波入侵。这次还是最先起床的劳拉发现的。

她用余光瞥到一个东西，之后就直接跳了起来，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蹿到厨房的桌子上的。她站在那里，双眼紧闭，直到觉得安全了才慢慢地睁开眼睛。她出了一身冷汗，颤抖着看向地板。

原来是三十来只蜘蛛在悠闲地散步，仿佛在游行一般。其中一只矮小多毛；一只大如螃蟹；一只腿细长而结实，头圆如球；还有一只仿若黑寡妇。

劳拉不怕蟑螂，也不怕老鼠。但是，当她看到蜘蛛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吓蒙了。因为她有蜘蛛恐惧症。

她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声后便昏了过去，整个人从桌子上摔了下来，跌到了地板上。她的脑袋当时就破了，血流满地。

听到声响，圭多赶紧下床，冲向厨房。但是，他没有注意到，鲁杰罗（这是猫的名字）——被劳拉的叫喊声和摔到地上的声音吓到了——也正从厨房迅速地往外跑。

结果，圭多猛地摔倒在地，脑袋重重地撞到了冰箱上。

利维娅像往常一样按时来到这里，打算和朋友们一起去游泳。走进房间时，她突然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一家战地医院。

劳拉和圭多的头上都绑着绷带。布鲁诺的脚也被包扎着，因为他起床的时候，头碰到了床头柜上的玻璃水杯，水杯碎了一地，然后他又从玻璃碎片上走过去了。最让利维娅困惑不解的是，连鲁杰罗走路的时候都有点儿瘸——之前和圭多撞到了一起。

市长再次派出了专业灭虫队，因为这些事，他们都成了熟人了。圭多在一旁看着灭虫人员工作，而劳拉的情绪看起来很低落，